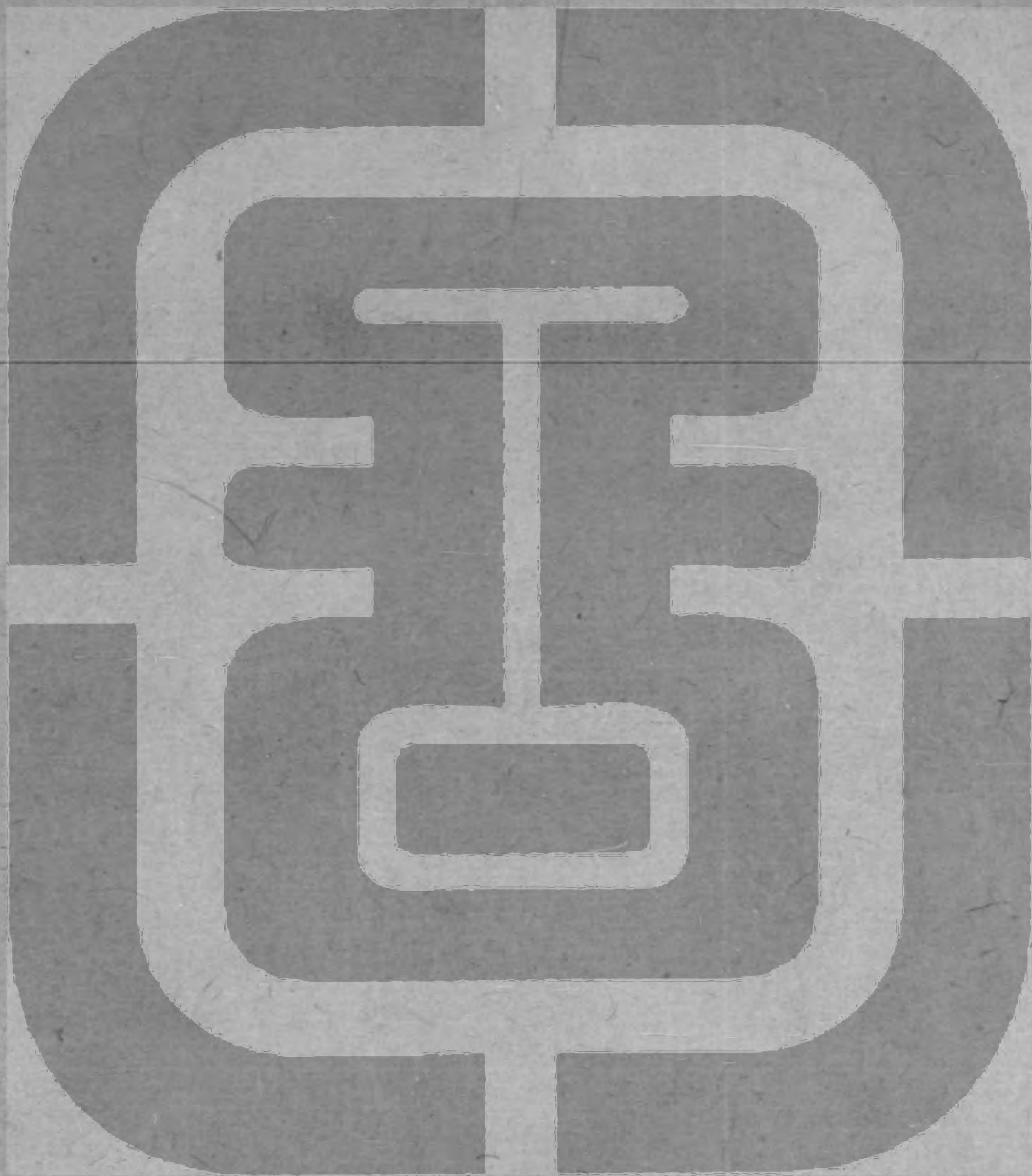


11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  
勸懲朝廷賞善罰奸全憑舉劾祖制在內總  
協科院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關按漕倉  
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例有舉劾之  
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  
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曠職學習鋪張為故事  
覈吏則人皆卓魯課武則才盡孫幾拾風徒華月



露之詞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特諭爾部  
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撫按等差任滿舉  
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剴  
煩劇或綜釐獎絕或撫字心勞約畧稱揚言  
期當實間有異等猷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  
據不得但侈駢詞混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  
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本色無罪重而叅  
輕無甲苛而乙縱自今徵解完逋轉輸遲速  
修守監瑕兵屯舉廢與夫佐貳等領教職武

弁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方人才亦必確  
訪素行果先任無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  
不得朝懸吏議夕濫臺章以薦剡為燃灰之  
捷徑論頒之後內外應行舉劾衙門先具遵  
奉回奏以後通行恪守罔有異同朕方按章  
疏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措一洗虛浮誕  
慢之習共敷惇大明作之猷權輿自茲永為  
成憲欽哉故諭



命以唐張巡許遠配享帝王廟

附逆罪案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冢臣永光欲定附逆諸臣行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永光於忤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

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毋枉毋徇此番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不究只在數日確議來奏不許中書叅預不可延緩露洩又諭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叅定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內侍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瑞魏忠賢狡譎多端克頑無忌始烏小



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  
內則妖姆客氏闖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  
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儀戕宮妃而戮  
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洵  
議偏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遠宗城建生祠  
以下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  
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  
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  
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萬元兇已就

誅夷允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職驕跼人類  
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  
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  
動搖母后倡和遂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  
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德懣中傳或  
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線朝禮恐此罪魁緹  
騎銀鑄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  
人媚奸供嘖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  
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



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  
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  
此則聖諭所謂首開陷附傾心擁戴及頻頻  
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  
布腹藏鱗甲構青蠅貝錦之譏意慘鎮鉞釀  
白馬青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  
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  
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  
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誣亦異或

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推劫當追始禍  
導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斯服天下後  
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憲  
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條而小羣宜開  
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  
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  
或城守全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而又或  
生平材具自優馭歷猷勞蚤著聖諭所謂事  
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



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  
臚姓名固明罰勅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  
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  
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中  
涓矜弁畢麗於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  
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  
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  
葛藤永斷閉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襄治  
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設恩施殿工

邊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嘗彌留之日  
多官徼橫拜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  
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鹵簿告成三籥之  
國所有叙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  
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  
裁

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敬身  
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  
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豎逆魏忠



賢猥狘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  
初不過窺嘖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  
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  
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  
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  
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  
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漫疑於  
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  
綸屢霈元凶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

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諱發奸指佞  
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祭既審特  
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勅頌紅本叅以先  
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  
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  
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禩其情罪輕  
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  
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  
工宜洒滌肺腸恪脩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



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請張無急恩讐而借題  
叅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  
有一於斯必罪不容尚各懲必乃亦有終欽  
哉故諭是案凌遲處死者二擬斬者二十五  
充軍者十一贖徒者一百三十一冠帶間住  
者四十四

賜名臣謚

予趙南星謚忠毅馮從吾謚恭定楊連謚忠  
烈周炳謚文簡顧憲成謚端文魏大中謚

忠節周順昌謚忠介王圖謚文肅王紀謚莊  
肅高攀龍謚忠憲劉應秋謚文節

生第一子

崇禎二年二月詔朕惟帝王膺天曆而奉宗  
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  
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  
倂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祊垂  
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  
氏出中園開豕胤之先萬國愜元良之祝肆



頌渥澤覃被多方

止群臣損俸

崇禎二年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款欲令内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薪朕思此係諸臣急公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詔祿所以養廉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尚廩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乎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更受無數裨益省無數耗蠹何必捐

俸言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夙逋復完舊額則太倉儘自盈餘司空何虞告訕若諸臣大小事情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上策朕又安庸媿、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牽而朕削民膏肥植私橐欺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寘重典以儆積偷惟



爾諸臣其憬思之

言路關係

崇禎二年四月給事中劉斯棟疏言蓋聞英主受言取象于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詛辟所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

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鯁、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台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自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糞䟽輒被溫綸豈以此媿、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



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  
議者反掣任者之財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  
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中之變而况乎  
窺上意之所向借條奏為逢迎者且比比也  
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  
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台諫稱言官此豈惟  
明職掌之義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廢弁而  
輕瀆天聽貨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閒曹而時  
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

賢妬政索癥無從逐爾編造歌謠捏成單款  
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  
巷覽之則鑿有據按之則語無端欲何  
為者想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  
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  
視明見遠萬無旁寄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  
紜柳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  
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  
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



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  
愆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  
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  
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寃且支吾不應  
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籐引蔓別尋節外之  
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攀至欲空人  
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溷淆且風聞  
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維道路  
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鴞鼓

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囂者此也任賢  
勿二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  
劾不避讐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  
者不曰薦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鷹鷂之逐  
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詆欲補牘而再  
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  
隨身聲附和之旨是容聲啓口盡結疑團而梧  
掖栢臺皆盡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  
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於皇上勵精求治一



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  
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  
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  
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  
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扶出  
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  
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控搯况暫之為  
呼吸不應久之將蠹弊叢生我皇上魁柄手  
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以此

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且速者此也臣非  
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  
其積漸勢必至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情日  
競身叢衆鑄者尚披顏甲而請擊賊之纓累  
足巖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  
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  
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  
力行之也

因早修省



崇禎二年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食  
今三伏過半酷旱不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  
朕心晝夜靡寧實我君臣治理失宜愆咎于  
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照  
題修省外仍各住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  
簡舉沉閣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  
係封疆錢糧重大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  
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扳誣干連等項詳加  
辨別當結正疎豁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

二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着巡按御史  
清理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緝地方極  
揀災患如穀倉賑飢停訟禁罰嚴革羨餘修  
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早不為災民不為盜  
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前項  
條件畿輔省直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奉  
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慮切民  
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禔福億兆爾中外大  
小各官受朝廷俸祿皆下民膏脂目擊災黎



心寧忍忍務須度脩實政撫綏窮閭感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傳各衙門通和遵行

賜故輔卹

二年五月諭故輔張居正佐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議過不掩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脩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從詹事羅喻義所請也

京支錢糧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尚寶六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及錦衣旗手等衛指揮經歷暨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院舊制院使



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局  
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連醫士共止一百  
一十員名沿至萬曆年間官醫已增至三百  
二十三員名迨天啓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  
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員名但查每  
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  
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文思  
院舊制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  
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

甚煩襍沿至萬曆年間官匠已增至七百六  
十三員名迨至天啓年間增添日多及崇禎  
元年官匠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  
查每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  
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  
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制各不啻數倍相  
懸究何關於有無之數哉其餘京軍布花太  
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丙字庫綿花絨欵天  
監曆日板片惜薪司抬炭甲夫司苑局召買



豆草丙字庫召買黑菜豆穀草價又煮豆葛  
楷價供用庫召買正旦元宵端陽中秋三單  
年例香蠟價光祿寺錢鈔禮工二部賞夷折  
絹兵部咨紙筏夫廣盈庫題染顏色商價神  
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  
寺厨役冬布折銀器皿廠小麥惜薪司炭餅  
糯米價內官監召買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  
黃菜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猪價陵寢墳園  
公侯駙馬造墳及會試合用米麥折價銀作

局造冊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  
凡遇吉凶典禮題買金珠香蠟銅錫價各衛  
軍伴優恤各倉故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  
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兵春秋二操口糧  
入衛營家丁鹽菜馬匹料草錦衣衛禁兵廩  
糧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糧草折銀定慶陵做  
工鹽銀京糧廳祭祀各倉籌架造斛修理閘  
河各衙門工食公費三王府鹽菜銀崔黃口  
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糧草折銀京營飛石教



師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犒賞巡捕營官  
軍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番役工食等銀訓  
練營并通州三標營鹽菜草總督房價訓練  
總兵家丁鹽菜料草三大等營護送梓宮口  
糧草料銀各衛所月糧折色等項銀增減不  
一每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有見在  
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典禮修舉不時營  
辦數多擅難預定而米折籌架數項分隸漕  
折合行另算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

曆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啓三年  
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迄天啓七年雖  
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  
例每馬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  
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選鋒題增全馬振武  
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邊鎮錢糧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按永樂  
正統之間各邊鎮不過有饋運糧料之例其



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五千兩昌平易州井陘并無京運遼鎮止一萬兩宣府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又犒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釐五毫迨世宗朝始議宣大山西每年發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

萬八千餘兩密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萬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隆慶中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川撫按及茶馬各衙門贓罰稅課等項改解延寧甘固及宣大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也嗣因覆定經制在薊鎮原額



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  
十三兩賞軍撫邊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  
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兩零密鎮原額  
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  
七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九  
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  
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  
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  
原無舊額後增設京運銀一十七萬三千九

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幸減至一十四萬二百  
三十二兩零遠鎮原額銀一萬兩嗣後本折  
歲用銀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  
五十二萬兩自萬曆四十六年癸難始設新  
庫其銀屬為幫支奉本部題奉欽依每年正  
幫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正河南山東扣送  
太倉糧價抵作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  
後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七  
萬七千八百六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



復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餘兩今見  
支幸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餘兩大  
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  
百三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五萬六千  
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  
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萬  
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  
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  
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

兩後增至五萬二百五十兩今見支又增至  
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  
六萬兩後減至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  
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  
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  
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四萬  
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曆四十二年下  
馬關召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  
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



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考經制與原額較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便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容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兩豈屯鹽之政久格而不行故主客軍餉盡改為年例乎抑備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為四裔之守耶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自有說但朝廷出入祇有此數入者幾何出

者無筭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償也合營馬草料醫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 捕營盜情

崇禎二年五月大理寺卿康新民疏言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歷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寃民也軍徒一寃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寃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



愚民固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寬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駢首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

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摭以為竒貨至真盜真賊未必不隱縱颺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贓物則私相瓜分若



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番獲賊  
係各兵馬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寺官  
初審夫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  
得情非寧耐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  
各兵馬把總寺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  
寫供單為渠作謄錄耳即此便為初案矣已  
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寺官  
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  
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叅送刑

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  
及遇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為真盜真  
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曉、轉辯藉口  
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  
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  
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等則不知耽延幾  
許月日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  
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  
人止二人聽鞠其中即有一可疑者駁從末



減然前二十四人中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  
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言念及此安得不  
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  
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  
就五城所先投一失狀隨問失單如前式粘  
狀俟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贋即獲自  
各營亦必關原狀以為確證其番役止許嚴  
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係孝廉前  
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裏情節隔別細

審果同行止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止贓物  
逐一剖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  
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  
弊端其各管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冤報  
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猫鼠其各城御  
史暨巡視京營科當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  
與不當定各兵馬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  
故入臣寺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叅依律懲  
究且盜情一發即須速解轉解叅送法司不



得眈延月日使無辜斃于犴穴其廠衛理刑  
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  
情毋輕枉縱至京師一種挈訛棍徒徃々捕  
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貲一洗甚有  
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躅踏于橫禍  
則妄挈誣陷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本之根  
可也

山書第三卷

一臣獨召

崇禎二年六月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入對  
補入漏下始出御史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  
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  
而出數日以來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私  
王者無私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  
舉朝皆不足信唯延儒可深信乎偏信獨任  
既啓其端異日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



廷儒屢疏請告特召面諭李長春不得橫生猜疑

宜去訐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讞審錢謙益一案謙益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威嚴之霽體仁攻訐事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乞容贖臣

崇禎二年六月御史吳牲疏言臣恭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荐牘固疑市恩條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蘓軾言臺諫許以聞風而無



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廟廊則宰  
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  
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關係  
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體仁自  
謂職業當然祇因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  
言不暇飾于文詞致稍違論奏之體皇上責  
其穢褻罪亦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  
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鄙藝者

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  
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獎  
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  
里諺不廢問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  
也哉臣等恭誦明旨為贊化惜為體仁惜尤  
為朝廷惜何也贊化冷面剛腸矢忠圖報屢  
有建白亦屢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進  
退之義廉耻之大而指拾穢行至今忠悃掩  
于藝詞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贊化惜也體仁



讀書中秘三十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  
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而爭辯不  
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以自  
安故為體仁惜也皇上知開言路優容直諫  
乃前為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  
耜今又為體仁之疏而黜贊化一摘再摘班  
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冊似非美事故為  
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  
不知譽譽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擢豸

觸邪義難緘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賈罪而不自顧惜  
者總以為國家而舉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  
人之人曰為某報復及至召對又疑所論之  
事曰出于詆誣而文華商確政事之所反為  
論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  
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  
涉于報復鄰于詆誣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  
言之人巧于遮飾皆可加以報復之名而戇



直之士訥于奏對反日受夫誣詆之罪設有  
大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為戒此  
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 改脩曆法

崇禎二年七月禮部疏言授時曆本元初郭  
守敬諸人所造而大統曆因之比于漢唐宋  
諸家誠為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  
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来未經脩改故也以  
此具疏伏請乞博選知曆之人講求考驗務

期悉合天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  
旨仰見我皇上欽若敬授之至意稽古垂憲  
之鴻猷臣等雖才識駑下敢忘竭蹶以副隆  
指切惟治曆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繁  
稱止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  
主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  
恂郭守敬并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  
下而又博徵揚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  
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



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  
綦難矣高皇帝樞元以漢典章散失止存授  
時成法數卷無統等因擬為大統曆僅能依  
法布筭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  
之士亦止將前史曆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  
敬等每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  
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  
也夫莫難于造曆莫易于辨曆天之高星辰  
之遠而先期布筭使得時刻分秒毫髮不差

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  
若欲辯術業之巧拙課立法之密疎則值日  
月交食五星凌犯豫會推筭臨時候驗則時  
刻分秒合即是不合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  
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遽成務精擇  
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天  
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  
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  
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



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日所以至今寢閣不敢擬謂海內無人但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曆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以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障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曆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曆法則于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

訪求及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繹布衣但通曉曆法者具文前來其言天文者一槩不取即明曆者亦不必遞行起送先取其著述文字并令豫筭交食陵犯數條式製造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得以自見而實鼎濫坐無能雜進矣但據臣等所先聞近世言曆諸人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見在監官藝猶魯衛無能翹然出于其上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



有經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  
輸日月有其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  
之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衣食凌犯終無密  
合之理高皇帝命使臣吳伯宗與西域馬沙  
亦黑翻譯曆法蓋以此也萬曆四十年監正  
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  
奏其說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曆  
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賦役全書

崇禎二年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看得  
賦役全書肇自行條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  
年矣查賦額初定錢糧數目自有定則惟是  
地方因事加添司道每年增定更書受賄任  
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溷  
派州縣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  
中十一而有司不肖者一聽奸胥之暗洒瓜  
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分者其弊為



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為怪二者乃竊內通弊  
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為裁  
定今當亟為申飭其說有八

一錢糧之規則宜明也省直錢糧因地起糧  
因糧起科其間有上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  
如某地係某則應該糧米若干斗升該科銀  
幾分幾厘逐項開載明白由升而合斗由分  
厘而合錢上中下分別明白以則例定編派  
之額以編派衡出入之數則錢糧之大概了

然矣

一總撒之確數宜核也省直錢糧名色雖不  
一大約田賦均徭二項不離起解存留兩款  
宜令各州縣不論賦徭不論起存共開一總  
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二項之下備開起  
存支解撒數務期撒合州縣總州縣合府總  
府合省總省合部總一分一合不爽分毫則  
飛洒增減之弊絕矣  
一新舊之糧額宜晰也省直錢糧既有則例



當以萬曆初年賦額為準從前糧每石納銀  
幾錢幾分又于某年因某事又增銀幾分合  
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開明不得一  
概開入撒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倭等項亦  
須開明某年事停除豁勿溷原額之內至遼  
餉一欸有因地畝起科者有因田糧起派者  
與舊額京邊錢糧原自各分此係新增不在  
全書之內今亦另開一項則新舊二項瞭然  
明白矣

一起存之瑣細宜備也夫解京有運解邊有  
民運悉屬起解一項臣部于崇禎元年會計  
冊內刊有成數而存留一項在各省直地方  
支銷者頭緒紛亂難以窮究須將存留錢糧  
先查全書原額若干後因事加增者又幾項  
逐一開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亟為  
拈出聽臣部酌定議改不容隱隱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  
欸而抽扣工食雜支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



舊項言之會議數類而司道費<sup>公</sup>脩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先由撫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今見存仍可以量裁者凡隸某項即于某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充新舊二項若干分別明晰較若列眉俾與存留數內總撒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兩在原刻書內者自有定額年來因驛遞苦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不與焉目今功令新頒

郵傳廓清出數既少而入數猶多是病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註明裁去蘓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內多不載民屯銀是以豪右得以肆侵吞衛弁得以恣乾沒據萊州衛指揮楚邦楨具奏已<sup>有</sup>左驗由萊衛而推之東省由東省而推之天下無處不有合令省直將原徵民屯銀兩并支銷款項存剩數目另項造入簡明冊內



以憑彙編無容遺漏者也

一裁定之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到全書有詳有畧有宜于昔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繕寫未免耽費時日合令省直撫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備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明註某項因何應刪改增減某項應節省解部用印鈐蓋以憑酌議如全書未備另造一簡冊以便彙編近者限三月遠者限五月

送部要以寧速毋遲為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省計之地方有肥瘠通寓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有一款項為此所有而彼遂無者務令詳造不許掛一漏萬此在撫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幾輔水利樹藝

崇禎二年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樂河諸水逶迤寬衍儘可疏導遵成渠以防旱潦



山坡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該地方有  
司相地察源便民興利者也至若渾河水性  
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歲受其災而導之  
之策尤當講求以極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  
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過水道渠塘裁過樹  
木處所有無渾河水災冊報本部以分殿最  
咨送吏部以示優劣處分允之

權關額數

崇禎二年七月工部題權關合南北凡六荆

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抗關額稅二  
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清江廠額稅三萬兩加  
餘銀三千兩中河即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  
一千兩蕪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  
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  
之用以濟陵工急需

漕儲出入數目

崇禎二年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  
每年以四百萬為額除永折邊糧計七十八



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  
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  
災祈免祖制仍令責于附近郡邑撥補足數  
原不容折銀虧額也如附近府分有災傷無  
處湊補猶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糧米內照  
數支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  
鄭重倉糈如此查神祖初年京通之貯尚計  
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于時每年支放止該  
一百九十餘萬今自閏鮮借留地方截折每

年寔入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  
設各役冒破每年寔支米及該三百二十餘  
萬石除本年兌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舊糧  
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寔在米  
止二百餘萬不過兩年配搭便罄盡而無餘  
矣此一倉糧也雖云軍需其寔滿京都何家  
無軍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  
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禦不可知之事  
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門或創設



或增添但就萬曆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百餘石矣况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此月之支給較彼月之支給漫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屢請之後較未清之前支多踰額酌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按衙門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儲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而制出查每年折色例該兩

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今即不能四月獨不能三月乎又豈可減于二箇月之祖制乎至關門遼米另編幫牌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致再為倉米之蠹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為酌減而猶株守十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折即無柰多役獨不可據議尊而令通融補湊于豐稔之府縣乎臨德備災之米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脩復以資不時之支運乎河患火燬即恩典不容終格而



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多捏假當真  
乎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叅送法司  
千石以下者押發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  
漕糧法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固不知  
作何開銷其終欠也亦不知作何結局雖各  
衙門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不應如此之草  
草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欠存銷各數目  
年終俱清冊投部互相關白以便稽查而一  
切追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湊本折支放  
之用再查通庫所餘輕賫等銀及舖墩板木折  
改濟邊者數原不多皆漕米本項也合無盡  
湊放漕折物極則反之固然耳要之裁減冗  
溢更屬吃緊而言者徒啟聽者自忽非以酌  
量之虛文塞責則以勢重之難反見泥祖宗  
法制非不犁然而絃轍之膠狎難變更天下  
事大都如此矣

國學考課

崇禎二年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疏言議



將通監諸生月三課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  
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彌縫閱必公同請  
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例  
後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  
欽定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  
先年舊例授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  
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廩附例應炤歲貢  
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  
滿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變之術  
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德行之激勸不  
先名教之砥維奚藉宜于歲試蒞案之前確  
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脩著  
實跡并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選授教  
授若欺簡踰跳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  
于籍以憑懲警革斥

家臣荐人

崇禎二年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荐霍維  
華給事中陳良訓等劾之永光曰荐人之人



與所荐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荐人  
之人累所荐之人則董卓不荐荀爽蔡京不  
荐楊時乎如以所荐之人累荐人之人則四  
岳不荐鯨呂大防不荐楊畏乎不特此也即  
霍維華不荐吳姓乎賈繼春不荐沈惟炳陳  
良訓乎乃在此則為逆黨為翻局在彼則為  
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家臣杜門不出帝遣  
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  
皇上留臣無益也帝問卿欲用誰乃以史堃

高捷袁弘勳對帝顧閣臣即下旨起用閣臣  
言人不由別衙門舉荐事不由本衙門案呈  
自荐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可即  
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 太倉舊餉

崇禎二年八月主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  
約以三分起解歲入太倉反不及九厘旨令  
戶部查奏尚書畢自嚴疏曰夫田賦之有存  
留起解也可按藉而徵視起解之有本色折



色也六可分款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  
載等內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  
二十四頃有零所載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  
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萬五千有零然內仍  
有在京衛所屯糧秋青鹽課贖罰備邊缺官  
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寔自地畝起解  
者僅一百五十六萬耳取一百五十六萬之  
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  
頃有零之內雖有雲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

餉銀并北直抵買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  
有零計畝而論為數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  
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  
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實計解之太倉  
充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百十四兩零計  
畝而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  
有肥瘠則例有次等恐一畝之起解固有不  
止三分者亦有不滿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寔  
未盡入太倉而充邊之餉也請以起解項款



言之如漕糧有四百萬由糧則二十餘萬而  
南糧不與焉金花則百餘萬民軍折色則三  
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花線蠟茶硃漆芝  
麻紅花桐油銅鉛膠礬槐花苗草等項暨于  
兵部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段  
疋柴炭軍器等項動以數百餘萬計而又加  
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公費廩俸工食  
等項又不啻幾百萬凡此廣浩繁項不可枚  
舉孰非賦自地畝則計歲入太倉歲充邊餉

者真無異馬體之末也

屯田起科

崇禎二年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  
始亨屯田疏該職等看得屯田之利國朝一  
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田五十畝或畝不  
等為一分有肥瘠冲緩之別為初定科則每  
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  
用餘糧十二石給軍士用并免盤量有特示  
優卹之恩為衛所旂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



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異勢殊，適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即是餉。祖宗朝謂養百萬兵不費民間一粒粟，用此道也。今則盡非其故矣。邊塞者每啼饑，則呼京運，腹裏者以乏食并廢，荷戈說者曰：屯田荒蕪也，得軍逋負也，不知病不在荒，備弊大在軍以民之藉而渙軍之利，借軍之產而避民之產，則科臣汪始享所謂佃賣屯田者是矣。軍之世業奄然有之，即介冑率當虛名而點查

尚費奔走，彼粒食行獨熙，果腹也。軍何辜也？田連阡陌，接壤犬牙，百姓之權科攘饑及骨佃軍之豪右，薄賦輕徭，肥磽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辜也？此科臣所為病心疾首為是盜屯損餉之請也。查得大明律例一款：凡有強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俸差操旂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若若是其嚴也。遵祖宗之法，正其罪而奪其產，亦不為過。第相傳年遠，或受先人之遺



或經迭易其主槩行近究未免株連則莫若  
照科臣議將佃買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  
大捷也職等初擬標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  
者則否繼而遍訪再四斟酌積弊二百餘年  
原田盡已佃賣軍人自種者十不得一焉甚  
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門奸民善匿  
無不托之乎軍勢必紛更踏勘徒成聚訟不  
如畫一起科之為妥也第此中亦不容不分  
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士卒為王承牙九邊

大敵之冲軍丁為效捍禦止查其佃買者起  
科而各軍自種可免深求其他外省及兩直屬  
郡應照屯田冊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  
軍種俱照民田之例槩行起科益膏腴之地  
當入富豪之家有勢宦富民佃種者有衛所  
指揮千百戶占種者亦有豪軍佃種弱軍者  
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中間有  
一二軍人自種然土不偶人何常為朝廷緩  
急之用乎邊圍募兵而戍之海內竭民力而



養之彼上擁虛名者畧效涓埃以充邊糈亦  
其分義所當然耳

府臣進規

崇禎二年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疏言臣  
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至于仁義之外  
川為功利刑名其寃也為精思至蔽典亂同  
事與千古、甲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屬  
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改勤罪、面矣庶幾乎  
太平之立致然程攷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

近功何以於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于近  
功者非遼事乎今誠得在事之人以屯守為  
上策簡兵節餉脩其政刑而威信布、歲  
日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  
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奠戰而戰無日  
此計之左也夫今所規之小利非理財事乎  
誠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  
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衣食之哉  
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



瘼惻然洵瘼真無忝舜之心而輒以司農  
告信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尅聚斂之政正項  
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  
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  
紛：大抵轉展得之民乎為病甚于加賦敲  
朴日甚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完  
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于死在當與時此有  
司之培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然上司以權  
征為薦課而陟斥之法亡以若所為亦若所

欲：國家有府庫財不可得也頃者陛下  
嚴賦吏之誅自執宰以下至重典者十餘人  
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  
所以道之者未盡善也克究之禮官多而  
利官少故畫衣冠而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  
言曰禮禁未然之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  
心有坐不廉而廢之不曰不廉而曰簞簞不  
節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而山崩之心為地惜乃兵者廩車諸



臣既黷也其見在者久又勅問既往不已積  
與打仍已屬暖昧不急懸坐為贓而置之重  
其是謂不教之誅頗傷一氣其他一切誣誤  
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已從吏議而深文  
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頑鈍無耻矯飾  
小貌又欺陛下庶耻日墮言邪口甚陛下亦  
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贈之金鉞  
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身之不如禮教章  
章已且陛下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

者搃以未得天下終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  
堯舜勞于求賢而逸于使人文能成勲業之  
始陛下亦世搜羅遺賢遍天下乎而可言與  
而專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上以摘發為  
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捷利口為才請又  
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  
偏或以短而廢長責以太苛或因誤而成過  
不功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



才技豈徒有加于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  
言必譽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  
人縱卓絕千古諸所屬畫出群臣意表遂視  
天下以為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  
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瘳救過不給諛諂者  
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可  
與托天下至矣夫天下可以一以理乎寺一  
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心見陛下之耳  
目有時而坐定憑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

國人不得恣其見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  
矣方且為之降心且為之留中不報人何以追  
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所以不  
單為武刑以不殺為威示天下之賢人以自  
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  
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  
堯舜聲色不御宴造不遜窮危微之訓固已  
泯六六端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  
釀而為心利功利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



不已積而為永炭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  
不知者于焉黑証出心之出于道者正此  
仁義之良而精以操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  
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  
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  
天下自朝廷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  
日堯而舜之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  
堯舜之心也心一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  
六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昔宋神宗用王安石

以言利以新法解天下知功利  
帝生民間周知青為用法無私

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寒于莽豈  
則刑名之過也唐德明強自用指姜公輔為  
賣直耻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群小卒有  
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  
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  
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不學故也伏願陛  
下超然覽學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口



不已漬而為水炭之危所潛滋暗長而

用兵西北紛

缺字據潘氏實  
橫歲年林補

之毒也漢宣

趙孟韓楊不

黑証此心之出于道者正此

以操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

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

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

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

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

堯舜之心也心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

六若是而已矣以何難焉昔宋神宗用王安石

以言利以新法解天下知功利

帝生民間周知青為用法無私

不待其死說者謂漢業棄于堯宣

則刑名之過也唐德明強自用指妻公輔為

賣直耻見屈于正論而其受欺于群小卒有

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

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

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不學故也伏願陛

下超然之覽學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已



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苛歛與天下更始乃於  
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  
不替



